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七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

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葢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

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一有者字之於髪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黄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

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鑿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寘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大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

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思詩之怨刺無一作深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矣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　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劒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

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説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别一無此二字而有説以贈其行挈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絫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

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士一作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字一作噫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遽字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

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耶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於時（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

不絶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將）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一有之字）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葢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

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絶乃一作直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子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

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繄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

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

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能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戮二字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禄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

可貴於三代之士逺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葢髙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

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歷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

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一本畫卦五為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真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

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説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説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

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子）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述）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皡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五）

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

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葢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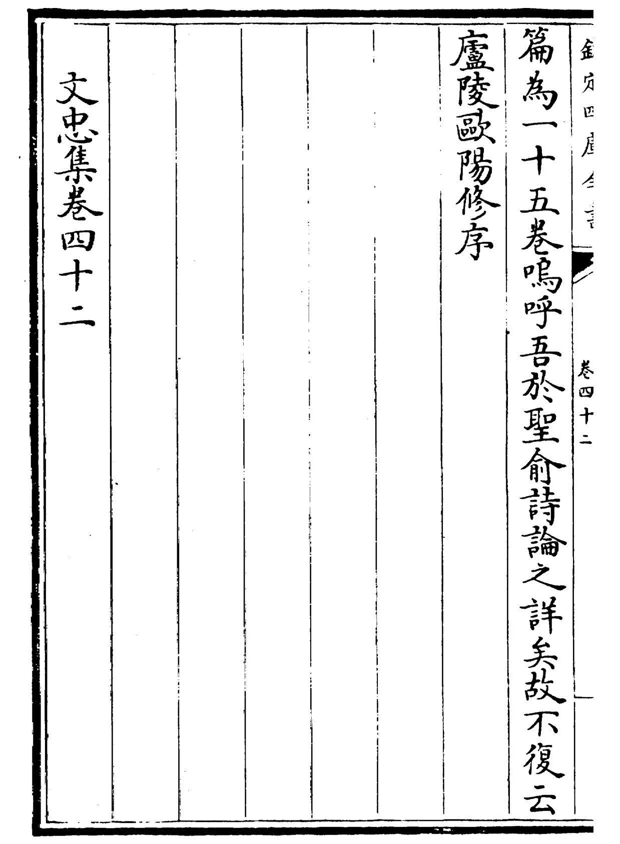
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為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扵世者多喜自放扵山巔水涯一有之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扵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扵有司困扵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

畜不得奮見扵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扵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説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説扵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扵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扵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扵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

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



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文忠集卷四十二

文忠集卷四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三

序七首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

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一無此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

君歎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子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

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子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廬陵歐陽修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

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

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

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葢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髙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

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

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載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

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歷制草

慶歷三年春丞相吕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䟽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

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刦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獘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

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獘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子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子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専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

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葢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襆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

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葢絶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為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

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為貴也於是次而録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嘘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修序

内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

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曁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

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騕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

能而闕其不知愼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絶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絶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

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

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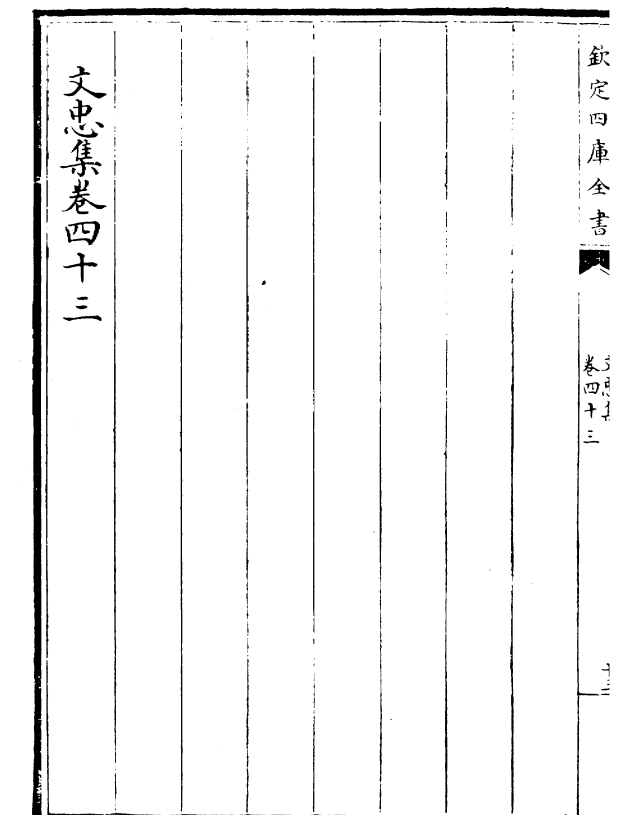
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乆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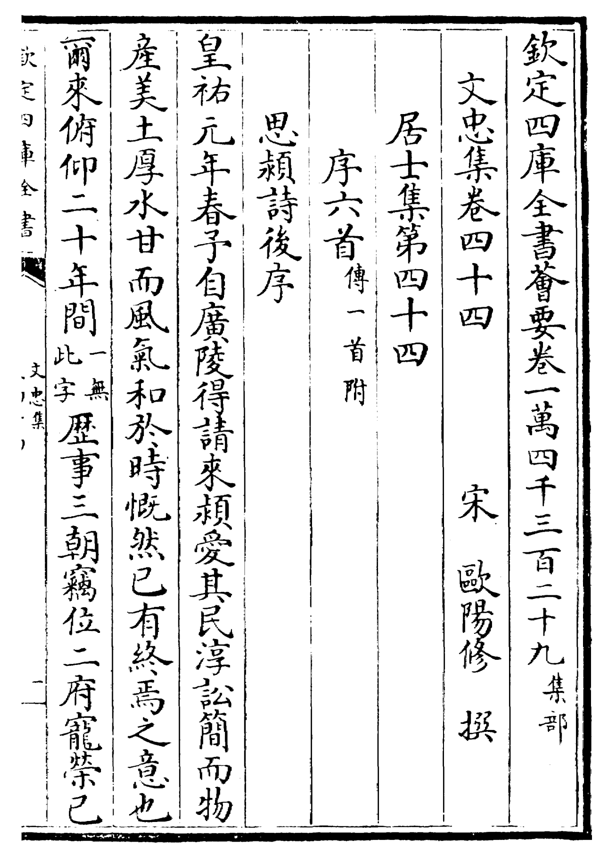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兾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

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二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

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閒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曽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文忠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九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四

序六首 傳一首附

思頴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頴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産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俛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

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頴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口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寛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閑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頴蓋將謀一有葺樊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頴之作以見予拳拳於頴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

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録序

歸田録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録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葢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

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葢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作退避禁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

乃裴回俛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録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為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

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修序

續思頴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

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
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
四葢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
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
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
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
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
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寛仁遂萬物之所

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頳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玆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頳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

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葢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

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藳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嘗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

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鄱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

葢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

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

五月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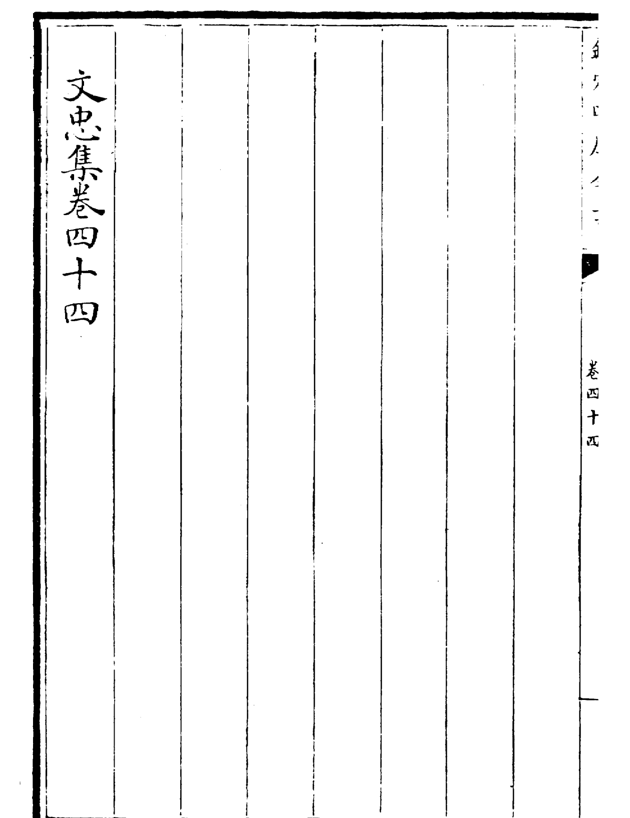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頴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

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

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

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熈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文忠集卷四十四

文忠集卷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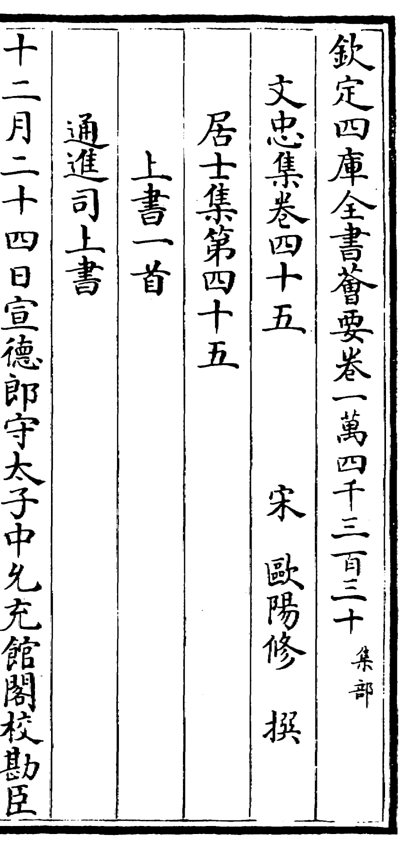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



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邉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

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邉自古為患

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

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

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為長久之謀故其來

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

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

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

此相持不三四歳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

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獘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

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蓄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内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

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

於掃盡然臨邉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

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

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

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

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

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邉州已寒冬

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

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司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

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邉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歳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廹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

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葢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

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

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

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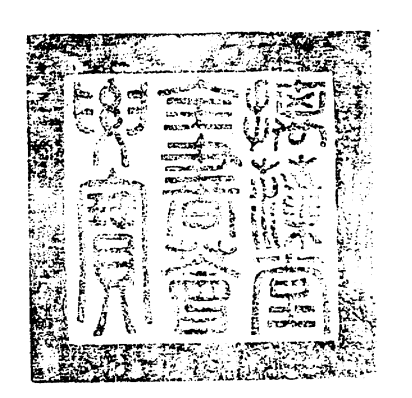
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

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

多之術也一有又令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

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邉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邉兵漸習賊鋭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説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泪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敝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

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安）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

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扵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

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物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

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竒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

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强臣之患旁無

小人偏任之溺（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一有聽字）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獘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獘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頻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咸）相謂

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稟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一字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也太祖時一作

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

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

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

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

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敗

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

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

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

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虚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效）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

一有三字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吕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

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或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　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　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　為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

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歳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

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

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為報又下有又此何患於無將哉一句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

其獘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況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

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詞一作論事者皆知北朝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

其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朝常有助兵今若彼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朝使其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朝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乘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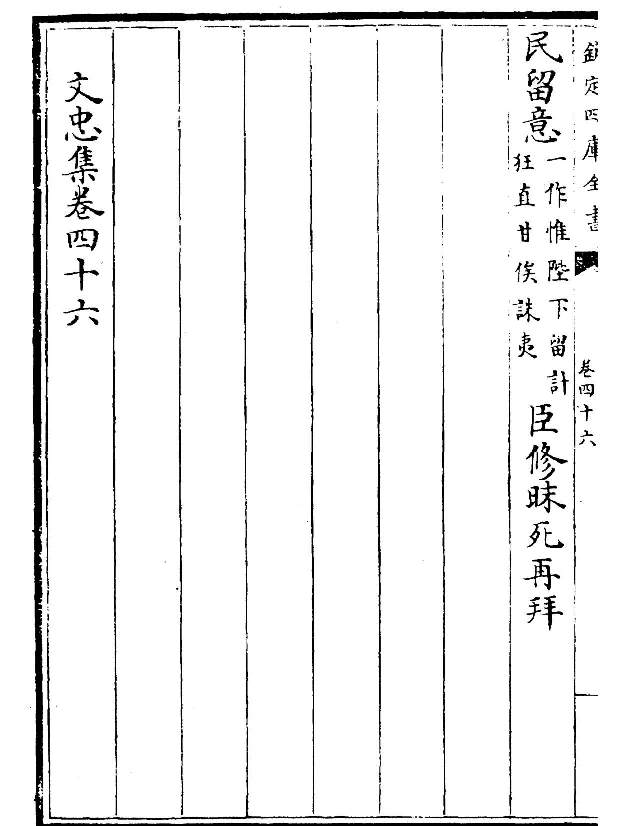
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兵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𦙍此可攻之勢

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為狂容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比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

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别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好財利求者各舉誅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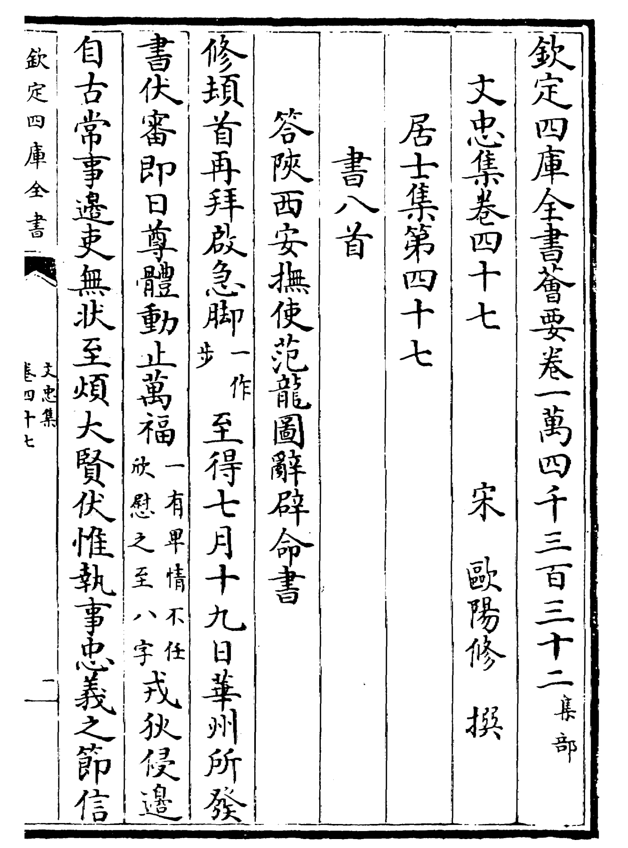
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一作誅)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一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

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獘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别則冝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獘也三獘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寛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



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狂直甘俟誅夷　臣修昧死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六



文忠集卷四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七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啟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畢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

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
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
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
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
其名哉況闖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
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邉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
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
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

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二拙三字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畧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顧不為浮議所移伏見自至闕西辟士甚衆古

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擢顧用之如何爾（一有此在明哲豈須獻書）然尚（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茍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書夏公又以見舉其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褒稱何以及此媿畏然其已以親老為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李詡第一書

修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修使修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一作與）吾子辯況修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茍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

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修何所説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修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

吾子卒其說修悪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

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
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
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
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
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
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矣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
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
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

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
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
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
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
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
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
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

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説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説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子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子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

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
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
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
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
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葢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
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
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
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

肆而不敎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葢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敎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敎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為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

可以息矣子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絶而再辱書再而未荅宜絶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

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禄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

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

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

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責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葢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至此字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有於字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葢亦晚而有

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區區力作強言語此一無此字有而宏博不及孟荀之雄者十字道未足而強一作勉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句一作又溺其悅也故愈力一無此二字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一無此足下以下一句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一作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一作下入于淵泉無不之也一有何患不至四字先輩一作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

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

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䟽賤當有説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

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説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盖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

偶舉之也一作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

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一有拜字白一有曾君先輩足下六字貺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一作族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魯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

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在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從葢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絶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葢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葢其支庶自别有為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盖今所謂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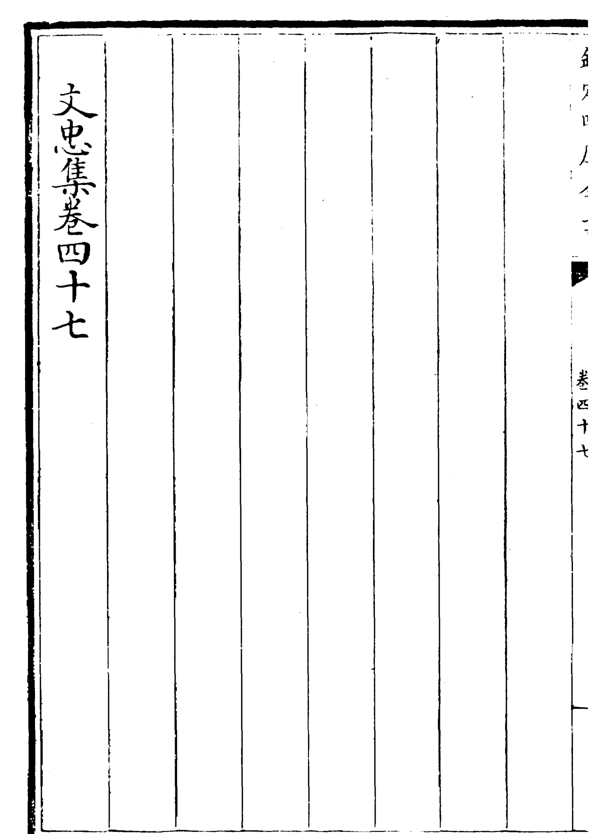
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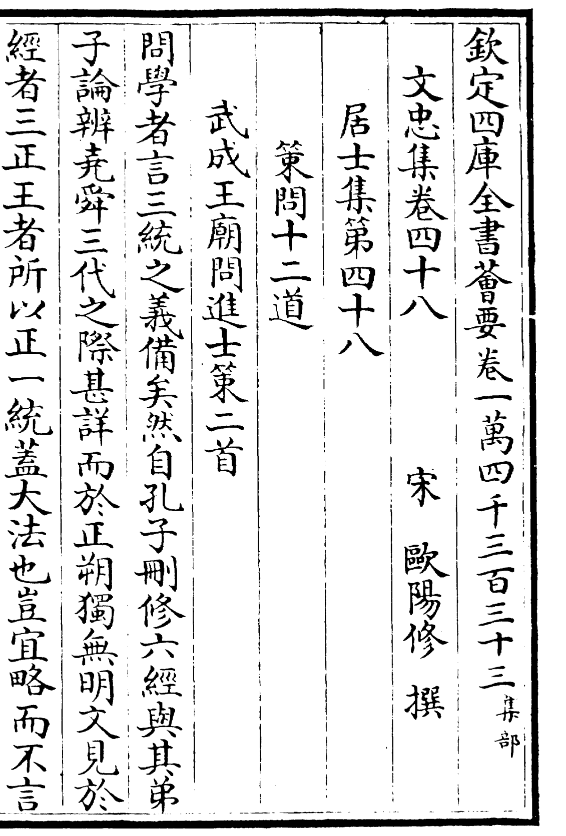
修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

千歲失傳之繆一作考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勞神疲精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刋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

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乎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一本二字作行有日怱怱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修再拜



文忠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删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辨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

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令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

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别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

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

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説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説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居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説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士

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甲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宫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

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

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

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姦）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泯泯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

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説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説有異一作

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

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人告）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

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别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為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横壠商胡再决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

水性而乗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

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

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名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末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一有諸字下同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

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茍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葢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字一有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

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濶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法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轂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玄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宫洛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虚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

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者狥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

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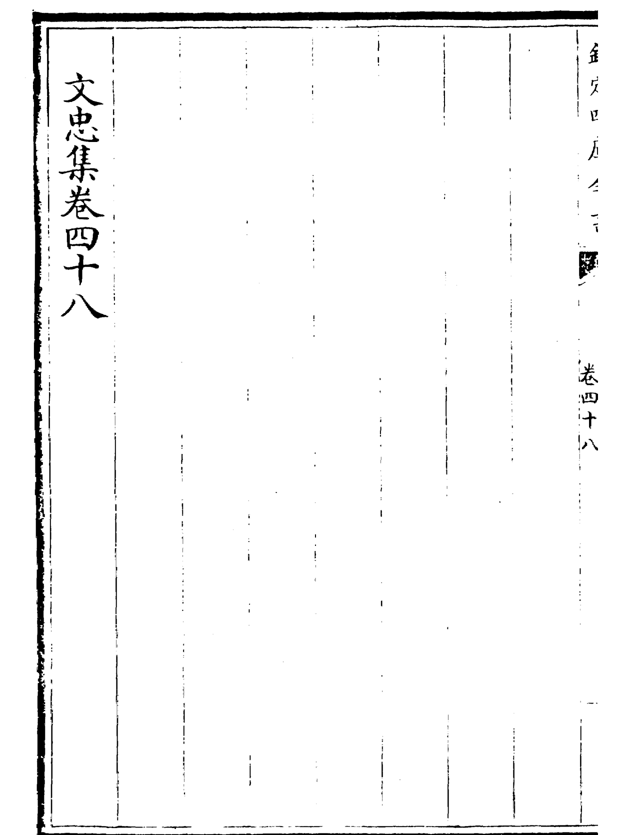
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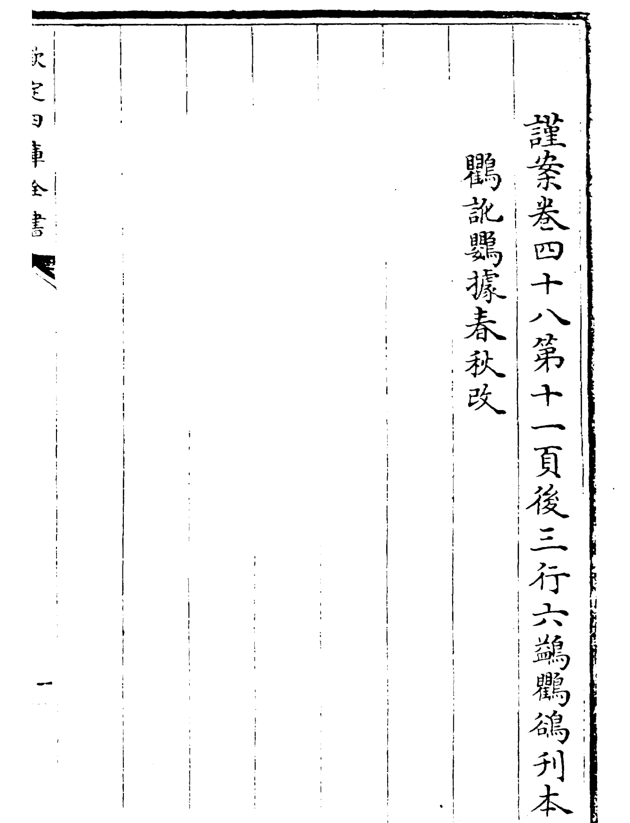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禄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

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禄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歴道其詳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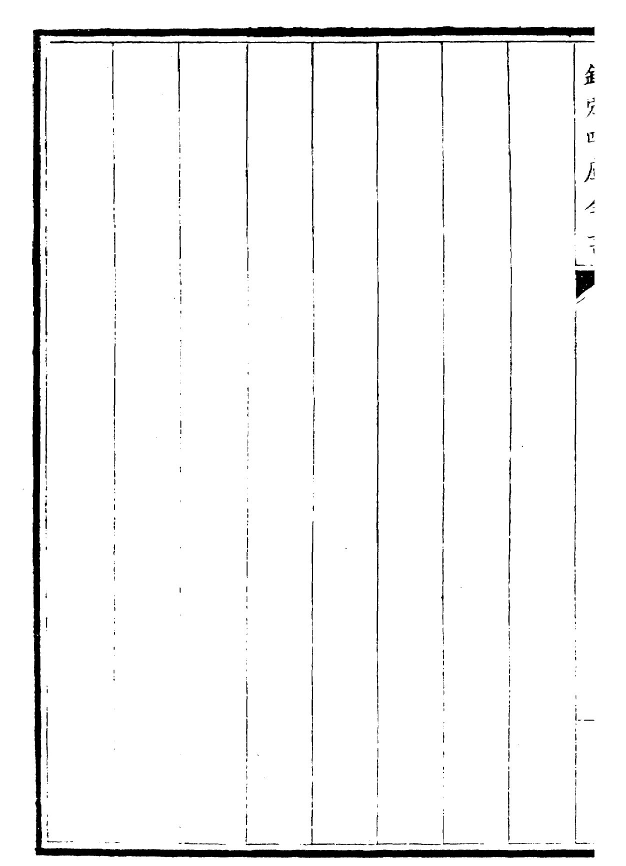
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文忠集卷四十八



謹案卷四十八第十一頁後三行六鷁鸜鵒刊本鸜訛鸜據春秋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金
謄録監生臣何瑞



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55號11樓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TEL.(02)3951198(代表號)